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十二　名臣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陳恪勤公事畧　子樹芝等

陳恪勤之生也母羅太夫人夢入彩雲吞月華有大鳥負青衣童子來故命曰鵬年九歲著蜻蜓賦卽驚其老宿康熙三十年進士知浙江西安縣公性彊直初入官誓以清白自厲西安當耿逆亂後民多流亡豪强爭占田自殖公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烈婦徐氏含冤十載公案誅首惡建祠表墓浙人爲演鐵塔傳奇禁俗溺女杜開礦議邑大治三十九年河督張公鵬翮調赴河工逾年補山陽縣上書巡撫宋公犖謂陳民所不便與

已所欲爲者請勿拘常格宋韙其言山陽本澤國田沒於水征賦不及額戶部持之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卒得請會霖潦將溢河隄總兵欲啟東岸閘洩水公曰柰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隄動左右御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陡落五尺不爲災尋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榜官淸民安四字於門

聖祖南巡過沂州 詔截漕米四萬石命選賢能吏運兗州分賑以公董其事回鑾 召見濟甯舟次 命賦詩 賜御書一軸四十三年擢江甯知府微行至郡夜宿海忠介祠題詩見志廉知重耗病民亟革之下車前一日訊輿夫知某倉以勢奪其

妻訟不得直。公命訴於新知府。詰且拘僧至。僧故總督所暱役。以計誘而後至者也。至則庭立稱無罪。公出民詞示之。乃慴伏。將立斃杖下。總督爲請。公曰。知府初行法。奈何卽格於一僧。總督固請令罰鍰輸廟工。僧僅得脫死。江甯俗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幷諭諸生有毀廉隅證訟者。檄諸縣籍其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於是終公任。諸生無證訟者。米踊貴。請發官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松江捕卒誣富人爲盜。掠其家。逼婦女自盡。事發赦前。公仍置之法。常州守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等十餘人於死。公與會勘。雪其冤。吳獲更生。易名曰復。字念滄。蘇人有鬭毆死者。巳坐故殺矣。公出其罪。部駮再

三不能奪會

聖祖將復南巡總督阿山召屬官議增賦衆無言而注目公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議遂寢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復巡江南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衞及閹寺牧圉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竊置蚯蚓糞於尊席間

上召公詰問先是

上駐蹕織造府一日織造幼子嬉而過庭

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甯有好官乎曰知有陳鵬年會致仕

大學士張文端英入覲

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首以公對至是復問公爲人文端言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而織造使曹公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血被額同官某恐觸上怒陰曳其衣曹請益力上遂釋然　駕幸金山觀水師先期一日大吏檄公壘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屬吏皆惶急公曰吾自辦之乃率諸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撤屋材齎工然江溜急下石則捲浪去有估人子坐木筏上知其故請絙筏壘石層絙層壘筏出水面有基即甃石如平地鼓四下工竣如有神助

聖祖臨視益奇之　御舟發　命公督挽舟者舟入淮山陽民

趨之曰此陝父母也壺飧載路
上微覘之既渡河　溫旨令公還其年六月阿山劾公受鹽典各商年規蝕龍江關稅又無故枷責關役遂落職下江甯獄命漕督桑額河督張鵬翮會讞江甯人痛哭罷市士民揭帛鳴鉦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嘷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釋之使謂曰爾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諸生俞養直等纔至大呼請保清廉太守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即擒治矣養直即挺身就擒吳復乃入獄弔養直曰此我當爲者君竟先我爲之邪訛傳養直斃獄時學使者方按試句容八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爲也皆火其卷去且

白使者請中救贇直遂得出衆會鞫百姓夾左右道人火一束薪燭公去來夜明如晝讞者以三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饋自督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不受一錢耳旣搨摭無所得則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南市樓月朔宣講
聖諭爲大不敬獄成論斬
聖祖問大學士李文貞光地阿山在官何若文貞曰當官勤敏無訾其犯淸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有　詔從寬免罪　命入武英殿修書四十七年以江督邵穆布之請特授公蘇州知府　命以書局自隨公抵蘇手書榜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己過時大饑且疫公所在疫斷民書

公名鎮於門於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刱義塾禁婦女游觀初至滯獄三百有奇未一月判決俱盡過雒亭鎮見水浮漚心動跡之得尸鞫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洞庭山豪陸某殺人匿尸躬往發掘得之斃豪於獄博徒萃窟室局誘良家子公闖其室械其人如熟游者皆聞風駭散四十八年 特命署布政使時張淸恪伯行撫江甯夙重公事無巨細皆與裁決總督噶禮與巡撫有隙益忌公劾布政使宜思恭糧道賈樸並坐公覈報不實又密奏公所作虎邱詩爲怨望字箋句比以周內之錮公於鎮江民奔走呼籲如在江甯時初公謁總督白事不跪噶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爾公曰果有罪雖幸

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噶禮遂必欲死公部議削籍戍黑龍江仍得　旨來京修書百姓遮留公閉十二門凡九日不得行公泣諭乃就道五十一年

聖祖諭閣臣曰陳鵬年頗有聲譽學問亦優張伯行聽信其言是以噶禮欲害之會奏虎邱詩中有悖謬語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豈爲若輩欺耶遂出其詩共閱初學士沈涵密薦公

上還其奏五十六年　召公見曰沈涵薦爾朕疑之今知非爾所聽請故命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在昌平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公僞遜辭延之入而陰伏健

步縛置獄中因馳奏適某王入對
上示以公疏曰然之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
四人徇於城自是讙訇肅然嘗進瓜熱河
上命傳諭家僮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可將瓜帶歸以賜
汝主公既受代仍回京修書六十年　命隨張尚書鵬翮視南
北河隄　詔公署河工是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公請從決口
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殺水勢得　旨覽陳鵬年奏皆
與朕前頒諭旨相合下部知之尋署河道總督公在官愼宣防
嚴啟閉鄉徒庸覈功罪信賞罰疏薦佘君甸陸君師張君杓為
監司皆以名績著明年馬營再決公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

水趨東南入衆澤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遷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漕渠歲淤遣幹吏直溯淮源疏其上流使清水暢達會黃濟運旗丁數千人以道梗乏食呼號載路公先給帑金六萬後奏　聞

聖祖嘉之謂得大臣任事體秋八月再涖武陟時決口尚未塞公爲文禱河神以死自誓是夕水驟退八尺再疏請開官莊峪引河報可旋開

聖祖升遐公方治官書驚慟筆墮地淚盡見血遂得疾

世宗即位授河道總督公日夜循隄上往來風雪中疾益甚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口占遺疏貲明端坐

逝年六十有一有　詔悼閔且曰此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也可賜白金二千兩治喪其家有八旬老母可給封典子弓一品廕生尋　賜謚　賜祭葬如典禮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喪歸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河南江甯西安皆祀公名宦公長軀虎項美鬚髯目光閃閃如電而胸有定力不以榮辱毀譽生死動其心愼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恥在官廉幹得民心於上官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至每褫職按問民相聚巷哭持醪糒相遺禁之則擁脅而訴或門鍵則毀垣入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踵門求一見陳青天狀貌好事者繪爲圖又繪九學哭廟圖有披圖泣下者後會勘於山

陽集者數萬官拒之忽一人突出大呼請保留陳青天則江甯武生朱寄署也從而入者十數人山陽令大驚則以數人攖一人閉諸室旣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書曰如喪考妣忌者因誣以大逆而

聖祖怡然曰民愛如此甚好　赦詔下士民數萬焚香北向跪呼萬歲其聲若雷公爲州縣首革火耗爲府戒屬吏曰減一分耗羨卽完一分正供署藩司盡革加平曰吾向嘗請免此也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遊晨食其力者三百戶禁之詣公訴公僞遊山問曰太守苦若乎曰否守愛我但太守禁婦女遊誠當不當禁客遊絕吾儕衣食公還立弛之生平於故人子弟孤寒後

進汲引如不及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炙骨入獄逌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倡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訣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鑠而行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積廉石復劉蕡後人租課在蘇舁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出瘞鶴銘爲亭覆之其敝遽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公字北溟別字滄洲湖南湘潭人所著有道榮堂文集八卷詩集五十四卷嘯月詞

一卷歷仕政畧河工條約各一卷子七人樹芝以薦舉入直武英殿官揭陽知縣多善政薦擢平越知府樹萱以諸生　召見試詩文稱　旨　命隨父校書內廷授戶部主事累官至左侍郎樹蓍以任子授刑部郎中出爲汀漳龍道有陳作賴石者糾黨將作亂單騎往撫之置首惡於法民皆安堵調雲南迤西道會土千總相仇殺居民驚竄聞報即馳往擒治之刑部失火延燒檔案　詔曾任刑部者默寫惟樹蓍獨多人服其强記遷長蘆鹽運使終鴻臚卿

楊文定公事略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高宗嗣位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滇人士相率祖道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乾隆元年正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矣以禮部尚書入教皇子侍直南書房兼管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尋　賜第賜紫禁城騎馬當是時

高宗銳意圖治且在藩邸素知公公亦感上責望重將盡所學以報薦莊亨陽秦蕙田王文震雷鋐蔡德晉等七人爲助敎疏請儲書太學并將刊板存監聽諸生摹印

講誦得 旨俞行又奏增上下江及陝甘順天鄉試各中額均於本年秋試舉行廷臣言事可采者公為代陳又疏言滇省舊例凡地方辦公事皆取給民閒謂之公件官吏藉端科斂臣撫滇時屢次駁減留必需之用其餘題報歸公而有司奉行不善不免復派於民是從前所定轉成厲階請飭予寬減嚴禁借端派累疏下總理諸臣議令雲南督撫會酌再經部議如所請行天下士想望丰采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是年七月遘末疾浹月而薨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既病數使人問視及是大痛悼 賜帑金治喪遣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

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賜謚文定薨之日士友奔唁國子生聚哭於庭階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穉至篤老卽以斯道爲己任居鄉立朝涖官訓士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感人如此其至也公字賓實一字凝齋江蘇江陰人少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方侍郎苞在學使高公幕中驚賞其文康熙辛未成進士出李文貞光地門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嘗薦公爲第一流　命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分校禮部試

聖祖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亦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見屬官一依儀制保定守違成例不錄送河間左衛童子試劾罷之未期年頌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文貞撫直隸或言公與巡撫比而招
權利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偕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母
艱癸巳
聖壽六十廷臣表賀
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南書房編校周
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時公未補官　特命典陝西鄉試丁酉
出爲直隸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
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繁事劇吏因緣爲姦每出巡
饋夫錢驛費者槩集公一切禁杜細大必躬親讞決多所平反
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政事才也己亥遷貴州布政使巡撫雲南時方征西藏滿兵駐省會公慮擾民爲營館舍數處偏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咨滇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雍正元年疏言雲南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其鹽規五萬二千兩留爲恤竈修井用外尚餘四萬六千兩累年供應駐藏官兵軍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將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得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取所當取用所當用固不可朘削以病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在揆情度理行之可無煩章奏也

又疏請將捐輸穀改行社倉法各貯本里每歲青黃不接時量行借貸秋收還倉歲豐徵取其息中歲免之歉則報明有司立即發賑又言雲南民多無尺椽寸土而冊載丁名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雖老病故絕不能獨減請照直隸例攤丁入糧以均偏累又疏言麗江土府已改歸流請將舊額錢糧照田畝均攤並下部議行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並坐缺額獲譴公謂礦有衰即有旺請以道員總理諸廠使盈絀得相裒益其費多利少者閉之官民稱便撫滇七載恩信浹於蠻髳民戴之如父公秉性和易雖馭僕隸無遽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旁及象數公正對無所隱顧數歷外臺無一字
達政府
世宗御位手諭褒嘉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尋擢兵部
尚書雲貴總督四年秋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初李衛
爲雲南鹽道遷布政使以興利爲功恃 恩肴氣陵其上公遇
事裁抑之遂用是陰閒公
上以公洩漏密摺停其摺奏公事具本題至是許仍摺奏公益
自奮厲端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醇薄之相倚讜言
無隱是年冬又以奏豁鹽課敍入 密諭倒尚書職仍署巡撫
事大理府洱海本滇中巨川以積壅致水患公奏請疏洩著令

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行欺蔽

上命湖南布政使朱綱代公且遣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

公徇隱廢弛縱屬吏虧倉穀剝民無忌有　旨革職交朱綱勒

限清釐具奏請旨幷　命總督鄂爾泰嚴訊綱預治刑具將訊

公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氣懾而

止既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論殺其銀限

一年內輸官鹽規銀者郎公前所奏明給官用者也部議亦以

公始終掩護無人臣禮坐挾詐欺公例擬斬監候人皆爲公危

而公篝火治詩禮坦然如平時獄詞上

世宗特旨寛免公遂罷滇七年清苦絶塵日或不能舉火士民

爭遺蔬粟講學不少倦及奉　召還朝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謂學所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在闇然爲已以默契無聲無臭之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極言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蓋人合天之道莫不由此是可以槪公生平矣先是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至是公疏言貴州境內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生苗處深林密箐中有熟苗爲限隔皆聲內地兵威以懾之故不敢萌窺伺自開拓苗疆之

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日尋干戈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有事則爲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或生苗乘閒抄殺熟苗以洩忿或官軍僨事屠戮熟苗以冒功熟苗怨毒日積是以句結生苗乘機作亂也台拱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使生苗煽亂屢覆官兵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且畧賣其妻女是以賊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出戰以致鋒不可當侵軼內地百姓被其荼毒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惟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疆而不取撤重兵還駐內地於要害處築堡修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

來則禦之去則捨之再懸賞以示有能擒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主其地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則苗人自當向化若因循粉飾恐兵端不能息也時鄂文端爲首輔公謂之曰自公用師於苗吾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多殺惟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公言撤兵除新疆之賦黔人乃安內廷翰林余楝丁母憂予假六月公請聽其終制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聽其行走

上皆從之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不與公獨以三甲入選日講官及直隸學政均非宮坊不與公以檢討膺特擢不由階資

其後
高宗命敎習庶吉士未館選而　詔先下皆異數也生平介節義舉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强仕父母摩拊加嬰兒其防南河也同出者多以爲難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其從文貞游也方侍郎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及同直南書房侍郎久與居乃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聖賢相傳性命之指要皆能探取其所以然此所以忠誠耿著夷險一節而爲世完人也公無子以弟子應詢嗣所著楊氏全書爲門人所輯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則說經之言也

朱文端公事略

公諱軾字若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癸酉鄉試領解額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知潛江縣有惠政時有鬭殺獄總督喻某權巡撫疑爲故殺斥令改讞公持前議再斥再覆如初總督訶公至行省詰責公曰令所據乃初招公所據訟師教唆之遁辭也總督怒將劾之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爲也拂衣出會巡撫劉公殿衡至久聞公賢爲解於總督而薦之乙酉行取授刑部主事丙戌遷員外郎巨猾余姓繫獄有力者爲營救公論如律衆撼以危言不爲動部庫借逋已奉 恩旨緩追矣有以掊克見才者誅求甚急公持不可爭月餘卒從公議公受

聖祖特達之知自此始己酉分校會試提督陝西學政表章橫渠之學以禮教變化氣質關中正學大明故事歲試報部科有冊費公不名一錢以冊發郵遞部科吏怒不收尋劾公造冊遲延議降二級調用時科試尚餘二郡未按臨代者已至會鄉試監臨巡撫將扃闈秦士七千餘人具公揭請疏留遣之堅跪不起語益譁知勢不可奪乃徐紿曰爾等論誠公俟出闈乃可入告比撤棘寢不復奏會有以其事 上聞者

聖祖垂問九卿大司寇韓城張公廷樞昌言朱學使公明廉謹眾無異辭於是 特旨命公畢試事累擢光祿少卿奉天府尹通政使丁酉巡撫浙江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麤誥會

止五篋飭吏胥毋曳紈綺畢吏望風解綬去浙俗婚喪尚侈靡
乃著家儀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丕變幕中不延
賓佐每蚤起治事手書口答至丙夜不休尤慎於庶獄與僚屬
論某獄情實某獄誣罔條舉姓名訟謀無所遺眾驚以為神浙
西數百里藉海塘為捍蔽時築時圮公疏請海甯老鹽倉等處
宜易石用樁又海潮北向者曰北大亹南向者曰南大亹南北
兩山閒曰中小亹海潮向由中小亹入江則兩岸皆無患今中
小亹竟成陸地宜挑濬及上虞夏蓋山土塘宜改用石條列以
聞皆報可北新關為猾胥淵藪公搜剔病弊行旅便之修萬松
書院躬親訓課士相砥以學行巡鹽御史哈爾金勒索鹺商公

劾之。命大臣鞫實論如律。庚子冬。內擢左都御史。乞假省親。明年還朝。丁父憂。訃至。勺飲不入口三日。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力請奔喪。疏再三上。通政司抑之。公請假葬親。即赴軍前效力。奉　諭往山陝督賑。時
聖祖發帑金五十萬兩。命與光祿卿盧詢分往督察。公力疾就道。抵平陽。疏陳賑濟事宜。皆報可。於是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糴。招米商。設粥廠。立醫局。補驛夫。借給民人牛種。截漕米四十萬石。并請出京倉陳米。平糶。全活數十萬人。會苦旱。公為文禱神。越日大雨。又以積貯多有名無實。乃瀝陳冒銷虧耗。及出陳易新時掯勒浮收之弊。請　飭督撫嚴禁。并勒所屬買補缺額。

爲荒備有　旨通飭行九月反命請解任效力河工就便營葬

事同列勸阻之因面奏　溫旨慰諭命再往山西試行水利社

倉盡公督賑時條奏及此也會川陝總督年羹堯劾知府徐容

甘文煊虧帑　命公往陝西鞫問壬寅二月抵蒲州復請假歸

葬奉　俞旨給假葬畢事速回任以三月抵家十二月

聖祖賓天公痛哭就道馳謁

梓宮時

世宗嗣統夙重公凡大政事及進退人材　特命公與王大臣

參議雍正元年癸卯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入直上書房

賜第及銀千兩是年四月舉　恩科　命典順天鄉試得人最

盛。特旨加太子太傅。是年六月。母夫人壽八十。乞假歸。特予誥命。賜御書堂額楹聯各一。帑金二千。副以上珍御藥。九月還朝。奉命典恩科會試。甲辰八月。典正科會試。會浙江海塘圮。詔公往浙督修。報修餘姚上虞會稽塘工以丈計者凡七千。海甯三千七百有奇。海鹽二千九百。用帑銀十五萬五千七百兩有奇。尋疏請四品以上官許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八品以下官許移封父母。其繼母生母請與嫡母俱封。從之。乙巳九月。拜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命與怡賢親王共治畿輔營田水利。發帑金百萬為經費。公悉心營度。以漳衛滏陽子牙永定灤路諸河為經。以趙北口東西兩淀為

咽喉蓄洩得宜溉田六千頃尋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為四局南運河及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范家口以東之淀河為一局請令天津道總理北運河為一局請裁分司令通永道兼理范家口以西各淀及畿南諸河為一局諸改大名道為清河道管理下部議行丙午春丁母憂訃未至而巡撫已疏聞 特諭吏部通政司及公家屬弗以母訃告知朱軾彼性至孝今在營田水利工所旁無親切之人驟聞此信必過於哀毀俟召回朕剴切開諭可也又 諭曰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壼儀淑慎訓子成名今在籍病故著江西巡撫支給庫銀二千兩派兩司讀文致祭俟朱軾抵家日舉行公入對

上聞諭再三哀不自禁出宮門慟絕嘔血滿地　諭閣臣曰大
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但伊母年逾八旬祿養顯揚俱
無遺憾宜節抑哀痛護惜此身盡忠正以盡孝前已降旨賜銀
二千兩治喪遣地方大員致祭今軾馳驛奔喪回籍朕深知其
家貧可再賜銀二千兩其子亦令隨歸到家守孝百日營葬畢
即來京辦事伊疏請終制情詞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
出於至性但三年爲時甚久閒居在籍其心未必自安況畿輔
水利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行來京備顧問既不任職則與
家居無異於禮既盡於心亦安矣軾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傷
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護惜此身爲國宣力

其母有知亦必深慰倘過哀以致毀瘠則忠孝兩虧矣幷遣侍衛齎茶飯 賜之公歸營喪畢散 賜金於戚族之貧者明年九月入都將至

上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 賜膳 特旨許照怡親王居母喪故事素服三年不補原官仍在內閣兼吏部都察院行走其朝會燕饗俱不與戊申公疾

上賜醫藥存問時公子必喈官大明知府 特詔召回仍補戶部郎中便養也又 命內大臣福倫視疾公疏請解任

世宗手詔曰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今偶患咳嗽自可從容調理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今

閣臣有張廷玉蔣廷錫辦理實無曠鈌卿當頤養之時必須寬
懷澄慮不必慮及內閣職務致乖調攝之道朕昨遣內大臣往
視聞卿力疾叩謝次日清晨寒冷又至宮門謝恩是轉使朕心
不安朕知卿小心拘謹是以近來一切服食之物未便頻頻頒
賜正以冀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其節勞靜攝導引沖和即
受朕恩賚亦免其拜跪卿年未甚老為朕宣力之處甚多不必
以解退為請其悉朕惓惓至意明年疾復作
上允解部務專直內閣尋以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奪職　特
旨留任　賜居海淀便奏對未幾復原職庚戌冬　命兼管兵
部尚書事癸丑署掌院學士甲寅浙江海塘衝決在事諸臣意

見多不合
上召公詢問公奏事難遙度願親往辦治
上大喜　命督撫及總理塘工諸大臣悉聽節制行次德州聞
憲皇帝賓天痛哭奔喪至阜城
高宗特召回京謁　梓宮昏暈不能起
高宗命總理事務　賞騎都尉世職嘗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一
天子恐用公晚一切虛己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知無不爲因疏
陳直省開墾之弊如四川一省近經丈量招集流民開墾卒之
逃亡遷徙事故紛然多於熟田加增糧額以成清丈之名於
國課無補而於民生有害又聞廣西開墾之例弊竇尤多報墾

十數萬畝多係子虛因通行丈量搜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著之數蒙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飭止丈量小民得免加賦而前此虛報歷科之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民益苦累至河南省報墾田地尤多不實夫　朝廷恩免動以數十萬計如江南等省浮糧舊額一旦豁除百餘萬區區報墾之糧曾何加於毫末請　勅各督撫將報墾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即據實題請開除護短文飾者罪之又言近日法吏多以嚴刻爲能不揆情理之平但云不如是必致上官駁詰部議吹求於是賍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罪案自定供招誘之伏法故生枝節刻意株連尤可異者凡屬

吏所定之稿上官酌改必係加重否則不易一字以爲改輕便似徇私不知心苟無私何妨屢改情罪未協豈憚紛更請 勅各督撫嚴飭有司讞獄務在持平其鍛鍊誣枉者罪之疏入皆允通行乾隆元年丙辰公典會試 賜第地安門外又 賜金五百兩爲修宅費八月疾大作

上賜藥遣 御醫來視九月 命和親王來視十七日 車駕親臨慰問公力疾朝服迎拜戶外次日遺疏畧云國家萬事根本 君心所重者莫如理財用人臣核 國儲經費綽然後有言利之臣倡議加增乞 聖明嚴斥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幾微之際尤易混淆在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慎之又慎此

臣垂死時勿誤之獻也奏上

上震悼　命輟朝一日　車駕復親臨哭奠再　賜帑金千兩

治喪有　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純修清德望重

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即位以來正資襄贊茲覽遺

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可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尋

賜祭葬謚文端公自爲諸生至居政府食不貳膳無故不殺牲

性介而和門生某餽蔆公稱量畢仍還之曰吾體未康無藉於

蔆故稱量之則已受爾儀矣奚必及物耶自浙撫內召還行劾

免二令曰二人素貪劣吾去後必大肆後人劾之罪將不測今

以不謹去正所以全之也大將軍年羹堯以罪誅父遐齡年八

十餘法當坐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
其子嚴罪在子不在父
世宗是之遐齡得免公凡所薦舉初不令其人知或左右微探
其端必正色曰斷自　宸衷非可以私恩市也長御史時
世宗以科道一體　命六科亦統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語
拜及公公叩頭申救科臣得寬免時以比文潞公之於唐介云
公與方望溪侍郎交最篤望溪嘗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
公持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
上竟不聞知可乎望溪曰今
上信大有為而士大夫積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眾賢

協心然後為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其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　君次第布之不必知自某也及公大拜乃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詞請開水利望溪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為民表使民豔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勤必無功其後為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望溪言凡吏治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壹為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措注者莫如復明初大甯三衛衆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甯夏及經畧西疆控制臺灣

三事因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爲己任會西陲用兵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疾不果行

高宗諒陰依古禮法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望溪草具儀法及　制詔將頒復速望溪至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其言之不盡用也疾革望溪走視公噭然歎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

聖天子繼世厲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也夫子性剛而言直幸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否則倘有國武子之禍賓實既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賓實楊文定公也公與望溪同直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既退坐必下之行必

後之望溪固辭公曰眾爭爲市道交郎此可示之以禮矣公所
著有易春秋詳解禮記纂言周禮註解儀禮節畧訂正大戴記
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輯車
雜錄廣惠編子必增官至通政使堪官至左庶子必坦舉人娶
騎都尉長女字建昌李氏未婚守志以貞節被　旌蔡文勤公
爲撰傳　御製詩題之有卓哉朱氏賢女子柏舟矢志終不徙
之句四十四年
上追念公清操循學　御製懷舊詩稱爲可亭朱先生詩曰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設席懋勤殿　命行拜師禮徐張時
去來可亭則恆矣時已熟經文每爲闡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

宗五子恆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先生抱病深　命輿親往視。未肯竟拖紳迎謁仍鞠䏲。始終弗踰敬啟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

陳清端公事略

前明海忠介公清節震海內後百餘年而 國朝陳清端公繼之二公皆粤產也忠介之意必欲事事復古清端則相時度地惟期實政足以利民忠介之清主乎肅清端之清兼乎温清如冰霜足以殺物清如雨露足以生物故學忠介而不至其弊恐流於刻學清端不至猶不失温厚之意也清端公諱璸字文煥號眉川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臺灣明年行取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任四川提學道涖官之日止以二力自隨襆被蕭然衡校至夜分不輟杜請託壹意甄拔人才四十九年

聖祖誡飭四川官吏加派厲民　諭及公任學道時操守廉潔會福建巡撫張淸恪公疏請以公爲臺廈道從之公以興化易俗爲先務鎮以廉靜番民帖然官莊歲入悉歸公秋毫無所染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撫單騎襆被之任僚屬逆境上莫知其爲公也既蒞事屏絕苞苴革錢糧火耗一切章奏文移盡出已手以積役累民劾罷湘潭令王爰溱其徇庇不揭之長沙守薛琳聲並鐫級尋疏陳十事曰禁加耗以甦民困禁酷刑以重民命糶積谷以濟民食擅社倉以從民便崇節儉以惜民財禁餽送以肅官箴先起運以淸錢糧隆書院以興文教飭武備以實營伍停開採以防民患疏入　諭以躬行實踐勿騖虛名五十

四年入覲

聖祖目之曰此若行老僧也十二月調福建巡撫　諭閣臣曰

朕昨召見陳瑸細察其言論實係清官以海濱務農之人非世

家大族又無門生故舊而天下莫不共贊其清非有實行豈能

得此而其才復能任事國家得此等臣實爲祥瑞宜從優表異

以勵清操　陛辭

上溫諭周詳問福建有加耗否公奏臺灣三縣無之

上曰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尚有所出後議盡歸戶部

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且恐別生弊端

爲民厲又曰做清官誠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須以清

而不刻爲尚明年公疏言建陽縣有考亭書院爲先賢朱子晩年卜居故址城外朱子祠曾奉　御賜聯額而祠宇湫隘宜與書院並行改造臣謹同督臣滿保捐費鳩工又疏言朱子生於尤溪縣郭外之南溪舊有專祠請　賜扁額皆報可　御書文山毓哲額賜之七月疏言防海賊之法與防山賊不同山賊之嘯聚有所而海賊之出沒靡常也臺灣金廈之防海賊又與沿海邊境不同沿海邊賊之患在突犯內境而臺廈海賊之患在剽掠海中也欲防臺廈海賊必定會哨之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五營澎湖水師二營臺協水師三營各有哨船宜大書某營字樣於旗幟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

送提督查核若無哨旗交驗卽察取其營官職名若海洋失事卽察取巡哨官職名則會哨之法行矣商船不宜零星放行無論自廈去臺來者候風信順利齊放二三十艘出港臺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艘護送至澎湖交代各取並無疎虞甘結按月送督撫查核如無印結卽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三十艘同出港時官爲逐一點明各取連環保結遇賊必首尾相救否卽以通同行劫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煩瑣難行議覆

上特韙其奏各如所請行是年擢閩浙總督奏請以閩省收捐穀石應交巡撫公費銀一萬五千兩撥充公餉又以巡撫任內

支取司庫餘平項下銀六千五百餘兩爲賞兵給役公用五十六年疏薦知縣田廣運陳璘汪紳文李丕煜林甲范廷鍔靳樹畹郭廷彩張文煒曹建標嚴德泳壽運焻等催科中能寓撫字不加火耗歲內全完請破格獎勵
上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火耗百姓易於輸納斷不至欠缺也廣運等俱下部議敘五十七年疏言廣東雷州府東洋塘堤岸每爲海潮泛溢侵損民田現蒙動帑修築請於見貯司庫之臣衙門公費銀萬五千餘兩內動支五千兩解交粵省督臣以助工費得　旨如所請行尋以病請告
上慰留之十月甍於位年六十有三遺疏言閩省捐穀項下應

交臣衙門公費及餘平銀二項除支用外現存司庫銀萬三千四百餘兩請委員解京充西師之費以盡臣未盡之心得 旨以一萬兩存藩庫充兵餉餘卽賞其子爲葬具又 諭閣臣曰朕亦見有清官然如陳璸者實罕見前在臺灣道任內所應得銀三萬兩俱於公事動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己來京陛見時曾奏稱貪取一錢卽與百千萬金無異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用度臣初任知縣便不至窮苦卽一錢不取臣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淸廉中之卓絕者不加表揚何以示勸其追授禮部尚書照尚書例議䘏廕一子入監讀書以示優禮淸廉大臣之意尋 賜祭葬

謚清端公在官衣布素起居止一廳事昧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以勞卒官屬纊時一綈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寮入視者莫不感泣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六年　恩賜其孫子良爲舉人

齊勤恪公事略

公諱齊蘇勒字篤之滿洲正白旗人姓納喇氏初由官學選天文生爲欽天監博士遷靈臺郎尋以內務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閱河公扈蹕淮安奉　諭曰朕視黃河險要地方應下挑水壩壩現今永定河經朕親臨指示辦有成效爾遵朕指示前往烟墩九里岡龍窩三處築挑水壩數座於朕回鑾前完工公遵　旨如期蕆事乃回任薦遷侍講祭酒仍管永定河分司事奉　命同副御史牛鈕監修河南武陟等縣決口堤工公奏自沁河隄頭至滎澤縣大隄十八里平衍處接築遙隄使全

河水歸一道專力刷深不致旁溢六十一年冬
世宗卽位授山東按察使兼理運河事　命先往黃河籌辦隄
工時河南巡撫楊宗義奏請於馬營口南舊有河形處挑引河
公同河督陳公鵬年疏言河不兩行此洩則彼淤有必然之勢
馬營口前經築隄若開引河有旁洩淩隄之慮事遂寢雍正元
年授河道總督疏言陽武祥符商邱界黃河北岸有支流一道
隄繞行四十餘里不急爲截斷恐刷損大隄已築壩堵絕並接
築子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隄七百八十丈會奏　詔籌
山東諸湖蓄洩事宜以利漕運疏言汶上縣之南旺馬踏蜀山
等湖東平州之安山湖濟甯州之馬場湖魚台縣之昭陽獨山

等湖滕嶧二縣之微山稀山等湖皆運道所資以蓄洩昔人名曰水櫃因土民乘涸佔種漸至狹小宜乘湖水稍落時除墾熟田畝外丈量立界嚴禁侵佔設法蓄水如遇運河水漲引駐湖中相平即築堰截堵遇運河水淺則引之從高下注其諸湖或應築隄栽樹或應建閘啟閉令各州縣循例辦理則運道深通漕艘無阻滯之虞矣八月奏言洪澤湖水微弱黃水有倒灌之勢臣率道廳督築清口兩岸大壩束清水以抵黃河現在淮水暢流惟此壩在洪濤大溜中兩面受敵必須加意修防因派員弁駐宿工所多備埽料樁繩等項如遇湖漲壩工稍有蟄陷即下埽搶護遇黃漲即駕小舟往來疏濬不令少停九月奏報秋

汎已過河工平穩得　旨下部優敘　特賜戴孔雀翎二年夏廣西巡撫李公紱將之任上諭及淮陽運河淤墊年久水高於城危險可虞紱奏言若於運河之西另挑新河一道以所挑之土另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為東隄則東面永無潰決之患上即命李公往會公商酌公奏言淮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一望無際今若改挑新河築西隄於湖水之中畚揷難施東岸之閘壩涵洞皆須另行創建糜帑千百萬終難告就　詔同總督田文鏡察視引河有無裨益公奏言挑挖引河必須上口

正對頂衝而下口有建瓴之勢方可吸引大溜歸入新河借其水力滌刷寬深稽曾筠所挖引河工已將竣臣往看上口之地勢與現在水向不甚相對改挖上首三十餘丈以對頂衝以迎大溜又往對岸指示建築挑水壩挑溜順行以對引河之口俟水漲時相機開放庶河勢得以直暢東注而南岸隄根可保無虞奏至　諭曰朕慮稽曾筠或料理未妥今覽奏方慰可謂得法矣七月　命內閣學士何國宗偕測算官攜儀器閱河遇與公會同勘視公尋奏言洪澤湖滾水石壩舊立門檻太高不能隨勢洩水請　勅閱河諸臣用儀器測度地勢改落石壩門檻庶全湖宣防有賴又奏言治河物料用葦柳而柳為尤柳多則

工堅帑省。柳少則用葦多而工不固。臣飭道廳及營弁、各於空閒地栽種柳秧。據報成活八十九萬二千餘株。又山東江南蓄水沮洳之地、皆可種葦。令廳員買葦根試種。近據報、微山湖種葦八頃餘、已有成效。應請　勅部酌定、嗣後凡種柳八千、種葦二頃者、各予紀錄一次。並責成汛弁培養補植。並得　旨允行。十二月、奏言、河臣薪水、舊由各廳供應、每年一萬三千餘兩。臣奏明禁止。並裁革四季節禮。又河標四營、舊有坐糧四十分、每年千一百餘兩。臣到任後、改交中軍、爲修造墩臺、製換軍械之用。其鹽商陋規銀千兩、爲出操驗兵賞功犒勞等費。而每年往來勘估、及伏秋雨汛、駐劄三省適中之地、凡車馬舟楫日用米蔬

之需遠者數百金近者一二百金拮据實甚現據河庫道張其
任言庫收錢糧向有隨平餘銀四千兩除道署日用及各項工
食外餘請支銷看工車船等費臣因未經奏明不敢擅便得
旨此項通融取用甚好卿之清勤朕所深悉勉為之四年夏奏
睢甯縣朱家口黃水驟漲東岸壩臺大埽墊陷現在防守修築
上諭閣臣曰齊蘇勒在工年久清慎勤三字均屬無愧今年已
望七見壩埽墊陷必晝夜焦急朕甚憐之且此時勉強施工將
來伏汛秋汛恐又不免衝決可令酌量情形不必急迫公遵
諭俟過伏秋二汛幷力償修十二月奏朱家口決口堵閉合龍
黃河自豫省至海口西岸隄壩完整　諭獎其經理有方加太

子太傅五年以衰病奏　遣太醫齎藥診視尋入覲　諭嗣後
歲支養廉銀萬兩六年江督范時繹江撫陳時夏奏　詔開濬
吳淞江因於陳家渡築壩松江守周中鋐率千總陸章乘船督
工下埽值潮回洄激中鋐章俱歿於水事　聞　予贈卹公聞
信即馳往經理其事尋奏言吳淞江陳家渡舊有土埂三道未
嘗挑清致有停沙淤塞之患今築壩開濬適逢江水海潮並長
刷淨土埂毫無阻滯工程可期速竣
上諭部曰吳淞江工程係范時繹陳時夏應辦之事齊蘇勒一
聞陳家渡壩工衝塌即親往經理仰賴神佑水勢涌長將泥沙
徹底刷淨水無阻滯工可告成此即封疆大臣實心為國為民

感召　天和之明驗可從優議敘七年正月以疾劇奏
上遣太醫視疾二月薨得　旨齊蘇勒忠誠爲國志行端方操
守潔淸辦事明敏自簡任河督以來黃水安瀾運道通順隄工
堅固河將核實厥功懋焉今聞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照例
議奏外可賞輕車都尉世職並賞銀三千兩爲歸櫬之資歷來
河臣如靳輔齊蘇勒實能爲國宣勞有功民社著擇地合建祠
宇令有司春秋致祭以昭朕優獎功勳至意尋　賜祭葬如典
禮謚勤恪公任河督七年疏復瓜洲花園港運道建閘啓閉以
順水勢培瓜洲城西新開河道以免江水逼城民尤德之八年
詔建賢良祠京師公與靳文襄公並入祀

潘襄勇公事略

孫紹周

姪孫之善

潘公諱育龍甘肅靖遠人以行伍隨征湖廣茅麓山賊李來亨有功補把總康熙十四年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公隨揚威將軍阿密達擊賊於涇州平涼又勦賊於慶陽甯州俱有功時臨洮鞏昌秦蘭俱陷賊甯夏道梗公赴提督陳福軍前由紅河川白馬城等隘轉戰七晝夜達甯夏駐靈州招撫散卒旋以陝西總督哈占調援山陽敗賊於甘溝口擢千總十五年隨撫遠大將軍圖海率兵討王輔臣奪平涼城北虎山墩斷其餉道輔臣乞降擢守備十七年賊犯牛頭山香泉公隨總兵王好問等由小嶺前進賊夜遁追至渭水擊斬甚衆十八年冬克梁

河關斬偽游擊李景才等復興安偽將軍謝泗總兵王永世降
十九年敘功加一等擢都司僉事十月隨總督哈占剿四川逆
賊恢復大竹渠縣二十二年擢遊擊二十七年陝督噶思泰疏
薦公才識明敏深悉河西地利番夷情形且久經戰陣著功績
請陞肅州副將
上允之是歲學士達瑚郎中桑格自西藏奉使旋至嘉峪關外
為西海阿奇羅卜藏所劫振武將軍孫思克計質罕桑於關內
送歸我使臣公同遊擊韓成等搗其巢穴斬馘四百餘阿奇羅
卜藏遁事聞得 旨嘉獎三十年赴甯夏防剿噶爾丹時改肅
州協為鎮即擢公總兵三十一年降番篤爾羅卜藏額林臣奇

齊克等復叛公追至庫列圖嶺斬四十餘級擒百二十人三十四年噶爾丹所屬回子塔什蘭和卓等五百餘人過三岔河公擊之三十五年五月公從征噶爾丹師抵昭莫多賊飛砲迎擊中右頤猶殊死戰賊敗遁八月 召赴京

上撫視其創 命御醫調治 賜衣一襲尋調鎮天津 予雲騎尉世職三十八年

上南巡公迎覲 命綠旗官兵射以公訓練有功 賜貂裘疏言各省候選武舉請分提鎮標效用果騎射嫻熟即以千總把總題補三十九年疏言通州迤南為漕運孔道副將轄十三營相距遠難於約束應改務關營遊擊為參將設中軍守備一千

總二把總三其三營原設把總及實坻崔黃營守備把總俱隸
務關營參將並下部議行四十年擢陝西提督　賞戴孔雀翎
四十二年冬
上西巡公迎　鑾於洪洞　賜輸忠閫外額
上駐蹕渭南　閱固原官兵射　諭大學士馬齊等曰朕巡歷
諸省閱綠旗兵丁無如潘育龍者乃加公一級四十八年　諭
兵部曰陝西提督潘育龍久歷戎行懋著勞績歷二重鎮克殫
謀猷自擢任西秦以來馭兵飭伍有勇知方邊境肅清閭閻安
堵宜晉加顯秩用彰異數著授鎮綏將軍仍管提督事以示朕
優眷老成至意四十九年春

上幸五臺山公入　覲迎　鑾於直隸灤水
上念其遠涉　命在王快庄憩息公請扈　蹕五臺　賜御馬
二令乘以隨四月　陛辭復　賜宴並朝服一襲　賜詩有守
土防邊資壯略披堅敵陣表彤弓之句五十一年疏言卦匪陳
四等率妻子遊走外方憑走馬上竿踹索算卦為生俗名曰卦
子大抵江北皆有之原屬游手好閒之徒結黨沿途搶奪屈飭
屬拏獲二十八起計男婦五百八十九名並騾馬猪羊六百有
奇俱移咨督撫審訊請通行各直省大吏責令所屬於各鄉村
嚴查令改業或編入現住地方為民或撥給絕戶田畝或令開
墾荒地其馬騾牲畜變價為牛種按季取鄉約保結出外生事

者拏究地方官縱容發覺者罪之　詔曰可五十八年以病乞休得　旨卿簡任提督將軍以來勞績素著邊圉重地正資料理著在任調理三月再疏乞休

上仍慰留七月薨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如例謚襄勇孫紹周襲雲騎尉授二等侍衛雍正三年授參將遷廣西副將八年從總督鄂文端公開古州都江河道屢擒斬逆苗夷其寨以功擢右江鎮總兵　賜鞍馬乾隆六年擢雲南提督　賜戴孔雀翎十三年調古北口提督明年以疾歸十八年卒

上念襄勇公功　特賞恩騎尉世襲周晳

從孫之善幼隨襄勇公效力康熙三十五年從征噶爾丹於昭

與多中火器傷。 詔來京醫治特授藍翎侍衛尋 賜孔雀翎。授肅州游擊領兵駐防哈密五十四年三月策妄阿喇布坦遣賊二千來侵之善率兵二百擊敗之事聞得 旨優賞尋 諭樞臣曰游擊潘之善以兵二百敗賊二千當此承平日久兵革休息時倉猝間能如此奮勇非尋常可比應再加恩其越等歷用遷潼關副將五十六年隨靖逆將軍富甯安擊準噶爾於烏魯木齊斬級最多 命優敘尋 諭廷臣曰近日綠旗武官感朕恩皆有捐生敢死之心游擊潘之善率所屬兵二百擊敗賊衆二千臨陣時一手持刀一手持弓矢曰此我等報効皇上之日也哈密回部及被獲之厄魯特等皆言其驍勇爲漢人冠極

口稱賛朕甚嘉之五十九年復擊準噶爾於烏魯木齊有功雍正元年羅卜藏丹津叛有賊三千來犯夾擊大敗之 優詔嘉獎四年擢川北鎮總兵入覲 命叩謁景陵 賜賚甚厚調西安鎮署陝西提督屢疏皆稱 旨 手諭曰向來但知爾勇未料爾有此才也又曰爾係朕極賞鑒之人今果不謬矣似此據實不隱封疆大吏中更屬難得勉之七年以疾乞休 遣太醫馳驛往視賞銀千兩爲調攝之用尋署固原提督 諭曰此任乃爾叔祖潘育龍之所整理爲天下第一營伍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觀其勉紹前徽可也八年卒賜祭葬如例論者謂 本朝名將以至少擊至衆者推之晉爲

最次則雍正中副將韓勳以兵四百破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衆於巴里坤乾隆中將軍兆惠以兵四百敵回衆三萬於黑水營皆蒙列聖優褒宣示中外云

殷熙如軍門事略

殷公化行字熙如陝西咸陽人八歲失怙恃貧無依父友王某撫以爲子年二十中武科康熙八年成進士後始復姓會吳三桂反黔滇皆陷

天子命閣部莫洛爲經畧自秦進討授公守備募義勇以從行至甯羌州久雨糧匱軍心變提督王輔臣叛經畧遇害公陷賊中稱病深自晦匿明年官軍復秦州　詔被脅官兵許歸伍陝督哈占知公不爲賊用奏復其官從大將軍圖海復平涼剿牛頭山賊復香泉十八年僞將軍王屏藩赴漢中遣驍將陳君極引兵二萬出寶雞大將軍檄公赴援未至賊圍西山堡甚急公

身先搏戰一鼓解其圍守紅崖堡再戰再捷相持數月賊終不能克遂引去時賊盛兵窺秦隴公扼險挫其鋒不能過寶雞一步全秦晏然大將軍嘉公功奏授副將銜是年冬官軍三路進剿奮威將軍王進寶出寶雞勇略將軍趙良棟出略陽公從大將軍由興安大泥峪先驅至鎮安伐木爲橋濟師自龍洞川攀藤而進攻兩河關先登克之長驅擣興安復洵陽抵漢中與奮威軍合明年進取川蜀公駐漢中督餉全蜀平議征黔滇建威將軍吳丹由永甯進勇略將軍由建昌進未及期賊將胡國柱陷瀘州攻永甯秦督奏授公漢中副將引兵二千援蜀從建威將軍復瀘州從振武將軍鄂克濟哈救永甯未至而永甯陷亡

提督一總兵七副將一乃議退守敘州大軍先行公以孤軍殿
國柱率二萬衆來追衆甚恐公曰今日之事以必死求生則生
以倖生求生則必死我若走賊追躡之立盡兵法易地用衆險
地用寡當據險待敵猶兩鼠鬭穴中力大者勝耳遂扼險而陣
賊悉銳來攻士皆殊死戰迨暮以草人秉炬爲空營引軍潛退
賊疑不敢追乃得與大軍會夜半追軍復至火光爍天諸軍皆
引去公仍殿後自永甯至瀘州二百餘里路險絕公且戰且退
十二晝夜不解甲竟得全師還公語諸將曰兵不難於進難於
退進則士氣勇退則氣怯兵法云攻必攻其心守必守吾氣我
軍不失守氣之道故得全諸將乃服公智勇多就公決機宜矣

敘郡與瀘州並當賊衝瀘州有重兵守之敘州則三降將各領兵守心叵測眾議以奮威將軍子王用予往守之用予不往乃以公守敘州公屢請增兵無應者未幾賊大至環城而攻公推誠待三降將協力固守賊來攻輒擊卻之如是者數卒解圍去時成都傳言敘州已失大吏皆震恐比得公報乃安明年賊遁還雲南公領兵追擊連奪險抵馬湖府而還從西安將軍復永甯還駐漢中尋調三屯營副將時康熙二十三年也三屯去京師近

聖祖東巡屢過之 召對稱 旨 賜御用佩刀擢臺灣鎮總兵再 賜貂裘白金臺灣故鄭氏地其民多俘徙以來習於悍

戾生熟番錯處文武吏三歲輒遷鮮善治公宣布德教撫戢兵民人稍稍興於禮讓焉初議築城而難其費大吏謀於公公曰地多浮沙時震動城之不易且孤懸海外惟恃中國威靈統攝之若僅畫疆而守卽有城不足恃事遂寢然謂軍府所在不可無木城親入山相度得木材令麾下卒人致二章不旬日城成居三年調鎮襄陽　陛見屏左右語良久天下形勢人才風俗無所不咨詢公悉心以對其大者有罷臺灣鑄錢及秦中賑饑二事臺灣故行永歷錢既入版圖部頒臺字錢式鎔故錢鑄之以有臺字故不行於內地商旅得錢必降價易銀以歸鑄日多錢日賤銀一兩至値錢三四千而給兵餉則銀七錢三有成例

兵民皆弗便每因互市生端幾激變公屢請停鑄當事不能用至是具言之

上愕然曰此事殊有關係若在任時胡不言公頓首言武臣不敢與錢穀事

上曰爾至鎮可言之對曰臣今已離臺灣越省言事非職守雖有疏恐不得達

上曰第作條奏來公還鎮具疏上之果格於通政司再具疏而以奏

上指白通政乃得達事下戶部議不行 特旨下閩中督撫議竟得停鑄兵民始相安閩中遠旱荒流移至襄鄧間者尤眾

上徵聞之遣使數輩勘視還報皆言無大害而秦中當事方議移甘涼甯夏之粟濟關中公自襄陽入覲備見諸顛連狀乃以關中大荒及襄鄧流民之苦一一奏聞且曰民爲邦本而三秦又天下根本若不速救老幼必塡溝壑少壯將無所不爲往歲用兵滇蜀秦民嘗罄積儲以供饋運馬騾不繼則肩負糗糧攀藤引葛數千里輸軍前軍賴不匱今天災至此死亡且盡惟聖主哀憐又曰古有移粟之法謂地近便轉輸者耳今秦中諸邊去省會遠又無水道且諸邊亦無多儲積移邊儲以救荒非計也東南諸行省方豐稔若截留漕運之米泝黃河至孟津敖倉挽之入關漢唐運道具在費省而功倍襄陽至西安雖頗遠

水陸皆可通。上甚以爲然。翼日。詔廷臣集議。命漕臣截漕粟溯黃河運入關者二十萬石。遣廷臣會楚督輦米自襄陽經汝洛入秦中者十萬石。秦民以甦。而流民之在襄者失業窮窘。或羣處而嚚或與土人相鬭訐。公勞來安集。飢者設糜。病者予藥。假貸者與錢米。不遺餘力。鎭署在穀城。去郡城百八十里。嘗有奸人誘流民爲亂。謀洩。郡守閉城大索。邀公入郡彈壓。且令流民無保結者悉驅之。公曰。何地無奸。驅流民是激之變也。乃堅不行。而密布腹心擒奸首。置之法。餘不復窮治。流移始安。郡以無事。其明年。乃有商洛轉運之役。襄陽溯漢江而上。有丹水通商州之龍

駒寨距西安尚三百餘里山徑偪仄陸運更艱唐劉晏嘗一用之近代無繼者

上念襄陽陸運至陝千餘里太勞民聞有水道使廷臣相視得實　命楚督丁思孔及公發襄陽米二十萬石水運至商州復陸運至西安平糶且招流民使還鄉事屬創行在事者茫無成見有司盡拘江船以待公曰江船大者載二三百石前至小江口須用溪船所載不過二十石計減江船一須溪船十今溪船絕少用則須造而多拘江船何為且轉運非一日事予之價則舟人爭來拘之則屏迹不至立麾散之而操筆條列應行事宜究其始終利害曰籌運末議大畧言水運用船或僱或造悉如

民閒價值陸路即募流民之在豫楚者使之肩負得食其力兼可還鄉子僱值宜少優其他分官設站之法甚具諸公初有異同己而悉從公議公又念水路無他虞陸運數百里山谷間聚夫千萬計自非控馭得宜恐生變乃以水運委同事而自任陸運廣募流民爲運夫編以卒伍法擇善書計者領之先馳至龍駒寨度地計程自襄陽遡襄江歷穀城光化至均州小江口經內鄉淅川過荊子關徐家店入商南境過竹林關抵龍駒寨凡水路八百七十餘里計運費每石五錢有奇皆督水運者主之自龍駒寨經商州踰秦嶺度藍橋過七盤坡抵西安會城凡山路三百七十餘里皆公主之分十二站每站撥千把總一人司

收發兵十數人司催押又以龍駒寨商州秦嶺鋪七盤坡爲四總站撥府佐及守備各一人領其事擇祠廟爲行館無則編茅結廠以居流民自襄應募至龍駒寨者人與米一斗錢百文爲路費既抵龍駒寨則人肩五斗運至一站者予銀五分爲傭値部署既定民夫集而運舟不至夫稍稍散去復多方招之閒或糧艘驟集而夫不足則更募人畜濟之其有便道還鄉者量予錢米資其歸事叢弊起曲折甚多公隨地隨時規畫措置皆得宜方暑雨跋涉山谷間鬢髮爲白初議支給運費及司糴者皆文職其武職督運而已然文臣慮錢穀一經手或有後慮戒毋預不得已皆將校分任之而所委道府府佐率逡巡中路或託

故卻回其至者亦袖手遊行道上日向站員索收發數轉報塞責而已比米至秦省司糴者尚未至公念饑民急得米遂開糶五岳廟令守備主之米既流布民大安民間有藏粟者悉出市不復待價米價漸平二麥既登秦民不復苦飢乃請 旨停續運起二月迄六月而畢事秦中洊荒自公 陛見時極言於上始議捐賑議輓運迨涖任則日夜安集流民至是乃身督運運成而公遂適與救荒事相為首尾若有天意焉癸酉調甯夏總兵甯夏自古用武地兵勁健敢戰而亦貪狡易犯上公至則嚴職守申軍令飭其驕蹇拔其才俊更定部曲為分合法以練士士皆可用製子母礮簡駝馬儲芻粟以待徵發乙亥冬

上將大征厄魯特議三路出師以陝西出者爲西路遣尚書圖納至莊浪會陝西將軍督撫提鎮議兵事公條列征行入事諸公善之屬公起草入奏 命廷臣集議悉見施行時諜知噶爾丹在柯布多西路兵期以三月中旬出肅州之鎮彝循黑河向崑都崙而進發西安滿兵三千漢軍千河西提督及四鎮兵六千深入勦寇而以一總兵官率騎卒三千駐中途備接應滿兵帥則將軍博濟副都統四人佐之漢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公與涼州總兵董天成肅州總兵潘育龍佐之二將軍四都統皆議政而以孫思克爲長合將校兵厮二萬二千餘人人持五月糧馬皆有副以牛羊爲一月食征行兵人賜治裝銀十兩甯夏

鎭當發騎卒千五百期二月初會甘州飼馬以行孫將軍以三月草未青請緩至四月先在莊浪會議時公謂噶爾丹宜在京師西北山西正北而甯夏之東北也若從甘州趨崑都崙則偏於西恐不相値眾莫敢決乃別爲使臣言之至是奉　諭西路兵毋出鎭彝改從甯夏出塞四月發太遲當於三月初出兵既得　詔師期甚迫度遠鎭兵不能悉至將盡發甯夏兵乃檄部下悉士馬數各備行裝以待復得　旨大將軍費揚古以二月二十日發京師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左右發甯夏師期益促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而本鎭所儲積多侵耗其僅存者亦朽敗不可食諸營驛馬及捐納之馬自遠至者並羸瘦

公度官所給糧馬不足恃又兵無廝養則任戰者少乃令兵二人帶餘丁或子弟一人供樵汲牽驅之役又人備驢二頭供任負其兵士應支之糧給價自買悉得善米又令多辦糗糒乾熾及解渴藥以從軍裝之外若雨具寒具革囊鞹鞋鞦鐮繩索之類無弗備及期諸將皆至博將軍率滿漢軍三千孫將軍率所部千八百董總戎率涼州鎮兵千二百潘總戎率肅州鎮兵千相繼發甯夏二十五日公率遊擊守備以下官三十五員騎卒三千餘丁千五百廝養數百分四營繼進銜尾行傍黃河行十許日遂度戈壁戈壁者無水草處華言磧也又二百餘里至一山有古碣曰兩郎山或言郎狼居胥也四月四日至郭多里大

將軍已過倍道行至甕金而得減兵之令初甘涼肅三鎮兵自遠馳至甯夏即出塞不及飼馬軍士得倉粟及餘馬駝畜皆不暇擇且以為噶爾丹不可必遇出塞稍遠當燿兵而還不甚愛惜資糧及度戈壁馬遂相繼斃更前益苦乏水而草未盡芽會大風雨連數晝夜寒且飢道斃者相枕籍有潰逃者追斬之不能止於是孫將軍議選精卒併糧馬以進其麾下僅得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而檄公留千五百人以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屯甕金需後糧至守之以待還師甯夏兵固多預備公又善訪求水草雖踵大兵後常不乏身先將卒日步行數歎節馬力遇風雨謹覆徹之或溫以火馬少斃者所裹糧日檢飭不得遺

棄及恣食人有餘糧馬有餘力比得檄欲請勿減而孫將軍已
前行不得已如令減遣而選銳卒千八百人留五百人屯甕金
餘卒以進數日及大將軍軍皆甲以行時近賊地宿草為賊所
燒數百里皆灰燼新草未芽大將軍所領皆禁旅裹糧甚少頗
苦飢公以所餘假諸人五月四日至土剌河十三日前軍已哨
得賊嚴陣而進涉淖至昭莫多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
廣數里林木斷續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山差低於北漸
陁而下有小山橫焉戰地也小山可二十仞自西上為崖三層
乃至巔自東上僅崖一層大將軍與孫將軍已上山前軍與噶
爾丹遇佯北以致之賊恃勝轉鬭而前將爭小山公方將兵至

山足知賊近急登山遇孫將軍方下山公言宜急據此山巔不可下語未竟大將軍亦至復言之大將軍曰日將暮矣大礮不能即至當以來日戰公曰戰即來日若此山爲賊據我營其下可乎大將軍曰賊甚近不戰爾能夜守此山乎公曰願守此迺鞭一麾兵皆上甫至山巔而賊亦登見我師旣據巔遂止東崖下以崖爲蔽發礮上擊時大將軍布陣令河西兵居中滿洲蒙古兵居左右翼及戰甯夏兵千數百人居左甘涼兵千人居右皆登巔成陣其右衛西安諸滿兵分列甯夏甘肅涼兵左右在前行不中及南山足而蒙古扎薩克諸兵又分列滿兵左右賊案文杏衝中堅故河西兵迎其鋒公令士卒皆下馬發子母礮

壘擊之噶爾丹及其妓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矢石率衆舍騎而鬬鋒甚鋭殺傷相當勝負未決公使人告大將軍曰川中兵宜從柳林出衝其脇賊必亂旣又望其陣後林中人馬甚衆而不出戰必婦女輜重也復告大將軍宜遣一軍往南出不意刦之賊返顧必擾動大將軍皆從之公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鼓兵控矢而下呼聲震天賊衆遂披靡墜下山者滿阬谷棄仗如麻殺阿努娘子禽斬二千餘乘勝逐北公策馬先馳麾下卒擁纛繼進遇輜重戒弗取且射且逐月下追三十里回視他部兵無至者而大將軍傳令收兵乃整軍還翼日大將軍會衆斬俘馘旗舉酒勞諸帥大獎公曰昨日之戰賴公以濟 國家之福 主

上之聖也　主上屢稱公才今乃見之比還朝具以公功聞
上由是益眷公當是時
上駐蹕二十八臺提聞大喜遣侍衛迎勞將帥壽有　旨遣諸
將還鎭公引軍入河套以八月杪抵甯夏其所留甕金兵孤懸
單弱遇噶爾丹之姪丹吉喇敗而西以千餘人乘之多所殺傷
奪路以去設如公初議以三千人一總兵守之皆成擒矣明年
上疏請將兵從郭多里深入務殄根株疏至
上已發京師公迎　駕至清平堡薄暮立　召入　賜坐褒獎
甚至遂扈從至甯夏在道十餘日數蒙　顧問　賜飲食器物
無虛日

上御閱武臺　命公指揮步騎大列陣進退分合練習整齊
上大悅　命官兵皆以班坐　賜酒食撤　御膳賜公又　召
至御座前　手賜酒三爵指示新降附人曰此將軍卽殺敗爾
等者也　御書深沈節制四字以賜尋　賜戴孔雀翎充參贊
大臣俾與議政之列漢總兵從無議政之例異數也四月望
駕發甯夏公率所部兵從大將軍出塞人持四月糧期深入捕
噶爾丹必得乃已會噶爾丹仰藥死姪丹吉喇以其骨西行大
軍行至郭多里盡降其餘眾追丹吉喇至大戈壁不及而還大
戈壁者五百里無水草處於是漠北無寇跡矣師還大饗犒士
告成功乃疏濬諸河渠引水環城徧注諸村堡復朔方水利又

念邊地尚武文教未敷乃勒　聖訓於萬壽宮宮後創立義學擇良士爲師闢閑田若干頃以其租供生徒月餼自爲記勒石俾世守之論平寇功授雲騎尉世職加封三代未幾有廣東提督之　命便道過咸陽展墓爲同堡人代輸一年租賦縣學尊經閣燬捐五百金獨成之三十八年疏言武職坐名題補引見未逾六年者請免咨送庶職不至久曠從之又疏言臣標將弁請照沿河例坐名題補格於部議　特旨照所請行四十年冬連陽八排猺滋事戕副將林芳　詔公及廣西湖南提督各率兵隨將軍嵩祝進勦平之請以原品致仕四十二年上幸西安公迎　駕　賞第四子紳爲三等侍衛四十九年卒

藍襄毅公事略　孫襄毅公元枚

藍公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幼隨族祖義山軍門入伍康熙三十四年授把總累遷守備又六年擢溫州游擊敗海賊於南麂外洋乘風縱擊窮追至青水洋沈其一舟獲其二斬首十五級生擒二十七人明年敗賊於官山洋奪亘艦二斬首二十一級生擒六十四人凡汪洋絕島官兵不到之地皆深入窮捜賊聞風破膽皆曰謹避老藍他鎮協易與耳自是威名日盛諸將多忌嫉者上官亦惡其形己短譏於總督滿保將劾之提督吳陞固爭謂公爲兩浙第一將才滿公未信也會關東大盜孫森等竊遼陽礮艦遁入海

聖祖震怒責成沿海疆吏期必得滿公入覲奉　嚴諭由海濱巡行南下至溫州總兵來謁問將弁賢否及藍某安在總兵曰彼在家觀劇未暇來也滿公怒撼總兵揭具白簡將上舟次瑞安公迎於江滸滿公曰觀劇忙耶何爲來此聲色俱厲公從容曰某於某日自海面緝賊來在黑水外洋與賊大戰斬溺落水甚多擒逆盜孫森等九十餘人盡獲其船礮軍械致獻俘滿公愕然曰有是哉幾失吾良將也召入舟厚撫之提督吳公繼至笑曰何如余言固不謬也乃劾總兵而薦公時五十六年夏四月也尋擢澎湖副將遷南澳總兵六十年朱一貴作亂陷臺灣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遇害五月七日警報至公條上進兵

事宜首請總督駐廈門就近督勦時滿公已飛檄調公而自兼程赴廈見公議大喜令總統水陸官軍領戰船四百艘弁兵萬二千人進勦六月抵澎湖用閒諜得賊中情形言於提督施公世驃曰賊皆烏合不足憂但衆至十餘萬誅不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宜張示止殲渠魁餘弗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施公從之師抵鹿耳門賊扼險拒敵前鋒林亮董芳殊死戰公率大隊繼之遂敗賊衆奪取鹿耳門乘勝進攻安平鎮拔之戒將弁無妄殺掠徧檄居民書大清良民於門者卽免誅自是脅從多解散各爲自全計尋戰於西鯤身大敗之追至七鯤身灘口以小艇載火具盡焚賊艦越日賊出數萬人

架礮列盾布陣來搦戰公親突陣大破之復遣舟師以小艇附岸夾擊賊大潰溺斃千餘人自是退保府治不敢出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芳等率兵千二百從西港仔暗渡出府治之背公謂施公曰此誠奇計顧賊衆兵單脫有失賊難制矣公宜遣將於灘口分道夾擊某親率大軍繼亮等之後方可萬全遂乘夜進發抵西港仔黎明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或問之公曰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會賊在蘇厝甲與林亮等決戰勢張甚公分兵入隊馳赴之賊望見驚曰此老藍旗幟也戰稍卻公乘勝崩之大潰夜駐犂頭標料賊必負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間夜未半賊

至忽失大營方驚顧俄金鼓大震我軍四面突出賊大亂自相
攻殺比曉追敗之於木柵復敗之於蔦松溪一貴遁官軍入府
城秋毫無所犯民大悅自進兵至此先後裁七日耳乃分遣諸
將復南北二路一貴走下加公密遣將擒一貴於溝尾庄幷及
其黨臺灣平公尋擢臺灣總兵秋七月南路阿猴林餘孽復起
討平之招降陳福壽等十數人皆渠魁也爲之美衣飾恣其出
入炫耀以動逸賊使悉來歸九月施公卒公權提督事餘賊以
次擒滅雍正元年逸盜楊令復謀作亂遣弁捕滅之臺匪根株
盡絕冬擢福建水師提督　賞花翎加左都督世襲三等輕車
都尉立巡防之法數千里波恬浪靜商旅晏然二年入覲　諭

赴馬蘭峪叩謁
景陵回京　召對　賞賚稠疊七年春　賜御書福字幷食品
前後二十四種病聞　遣太醫馳驛診視七年十一月薨於位年
六十有六　優詔賜䘏　賞白金二千兩庀喪具　贈太子少
保　賜祭葬　予謚襄毅公自幼失學壯力農將略由天授所
規畫動合古兵法居官以政學征臺後所業益進黜竄幕客稿
多中窾會於軍國事盡力爲之尤愛惜人才所汲引多至節鉞
然未嘗有德色也子日寵襲輕車都尉世職官銅山營參將
孫元枚字簡侯乾隆三十三年由世職補廣東參將尋擢副將
三十八年遷臺灣鎮總兵調金門鎮四十三年母服除補蘇松

鎮總兵四十九年擢江南提督五十二年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

上以元枚熟悉情形 命馳驛往泉州署陸路提督時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進兵遲延 詔總督常青往督辦尋承恩職遂以元枚代之四月 命參贊軍務 賞戴花翎督閩兵二千由蚶江渡赴鹿仔港續到浙兵二千亦歸統轄六月疏報抵鹿仔後密會總兵普吉保乘夜進兵攻柴坑賊巢斬獲甚眾有 詔嘉獎 賞戴雙眼花翎尋奏約會總兵柴大紀帶兵直趨六斗門奮力攻勦又於牌頭莊大肚溪等處勦賊獲勝又奏進攻西螺焚燬賊莊匪族人藍啟能自山內擒脅逃出因

其熟識山路郎令隨同剿賊務　旨嘉與幷　賞御用荷囊等件八月因病卒於軍　優詔憫惻　贈太子太保　賞銀千兩治喪其輕車都尉雲騎尉世職令伊子藍誠承襲尋　賜祭葬如典禮謚襄毅易名之典與乃祖同時稱小襄毅公以別之誠佳話也